

三蘇先生文粹

七



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東坡先生

奏議

書

論時政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子靖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適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躡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滿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絃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



為危論以聳動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日民二
日軍三日吏四日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 陛下一舉
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
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取
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統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
怨矣內則不敢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
守令監司而專用新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
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悵者以 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
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
為功更相扇搖以為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
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
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
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 陛下

欽定四庫全書

二

七

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
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
之徒能為 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
皆以為樂併告 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
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
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 陛下
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
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
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 陛下官吏不亦難
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 陛下
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
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
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
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

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代張方平諫用兵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

興事首議之人冥謫九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

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
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
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
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
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
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 仁宗皇
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
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
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
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 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
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
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
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
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
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
騷然 陛下爲之盱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 陛下作之是以吏
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 陛下也尚賴 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
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 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
求勝以稱 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
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
之地以爲武功使 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
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
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洸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 陛下喜於
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
之後 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
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

聲 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 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賊蠱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

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葦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 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 陛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

答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表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

蘇三十四

六

八百七

先

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眾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彊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

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
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 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
爲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
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
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
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
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
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 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
綦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
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
餽運豈非萬金之至計哉臣願 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
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 陛
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 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
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
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 聖慮臣竊不取
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
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
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
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
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
涉險阻粗識道路惟 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辨謗乞郡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
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
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
何人伏望 聖慈少加憐察 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
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 但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
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

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 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 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 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 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 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 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 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 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狀

朝鮮赴定州論事

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

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
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
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
事 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為
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
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 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必
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 陛下亦當垂意聽納 祖宗之
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 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辭降
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
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關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
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 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 陛
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讀講日侍帷幄前後
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
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
人作而萬物覩今 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
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 朝廷有識所以
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
下屬目之際所損 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
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
廢此言惟 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
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
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
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
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
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
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
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
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覲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議學校貢舉

准 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卑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旣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

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 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為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孰為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為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乎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 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

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 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技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

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
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
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
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摠覽衆才經略世務則
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
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
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為
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
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粥
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
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
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
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

奏三十四

三

六十八

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
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并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
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

臣等猥以空疎備真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
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媿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
醫者之用藥藥雖逢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
肯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
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
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
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
以消兵為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
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

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
盲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
陛下聖明必善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
論李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
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之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
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
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
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
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
之意取進止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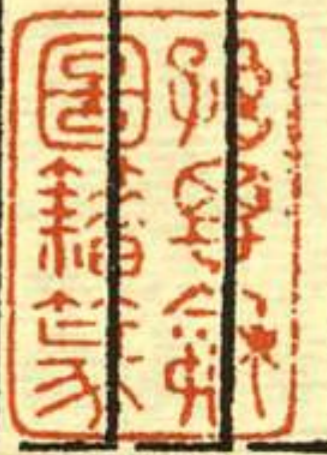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五

東坡先生

書

應制舉上兩制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



豈其所自爲耶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

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棣棣一切用法四方奏讀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暮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辨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辨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

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
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
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
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
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
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
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
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
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
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
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焯焯冠於一時而振於
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懸時
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
再拜

上富丞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
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
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
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
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
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
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
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辭是
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
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
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
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
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

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
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
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
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
懼悅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
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
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
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
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
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
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
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自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
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
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
人所爲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
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
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
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
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
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
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
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
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豈
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
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彊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
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
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
政而 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

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

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然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辭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嗷嗷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彊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

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矜辭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己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上梅直講

卷之十五

六

九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東常竊悲周公之不過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

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許

蘇三五

七

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相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勦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

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劉侍讀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己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

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崑瀨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

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間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宜軾再拜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唯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論佗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

九

五十九

張正

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

聊發一二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五





三蘇先生文粹卷之六

東坡先生

書

荅黃魯直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竒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荅，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

荅李端叔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荅，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諛諛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



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摧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荅李廌

軾頓首李君足下別後逆中得二書皆未果荅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

蘇子瞻

二

本堂

中

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諳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踐尾益復慨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已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竒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

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

荅張文潛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又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其論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覩縷

荅毛滂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級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使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又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

敢不盡

荅俞括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實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

荅王庠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春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僮仆者相屬於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凡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

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使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

荅謝舉廉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

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瑀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瑀蟲而獨憂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以其似賦而謂之瑀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方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彊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爲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荅劉沔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荅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俚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使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其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寥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六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七

東坡先生

記

莊子祠堂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闢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譏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湯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譏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蓋公堂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膏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效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

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臯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宇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葢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斷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地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喜雨亭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

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濡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超然臺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避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避福夫求禍而避福豈人之情也哉物

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被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關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養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絮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

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 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 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講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蠹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南安軍學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云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云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

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
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
屏之焚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
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
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
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
在泮獻賦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
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
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
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
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
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校
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聞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
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
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
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
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
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
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
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
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
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蘇軾書

韓魏公醉白堂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
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
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
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

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自以為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李君藏書房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

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編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

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張君墨寶堂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塚斷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

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
是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
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予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
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
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
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
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之
所言者爲鑒

王君寶繪堂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
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
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
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
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

蘇子

膏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
悅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
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相玄之走舸王涯
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
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大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
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
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
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
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
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
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
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李太白碑陰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鞬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跽籍貴勢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七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八

東坡先生

序

六一居士集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設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因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

子没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范文正公文集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切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

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生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

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
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
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
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
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樂全先生文集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
宗其論盛孝章祗滌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
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
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
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
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
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
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

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
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賤以求用公獨以
邁往之氣行正士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
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
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
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已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
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
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
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
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
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
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
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
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

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鳧繹先生詩集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碎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錢塘勤上人詩集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予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基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

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子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子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邵茂誠詩集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入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

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賤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逆姓邵氏與予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予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彊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予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予適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灯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予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田表聖奏議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

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為
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
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
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
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
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
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
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
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
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杭州送進士詩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述古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
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
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之而可乎昔
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
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
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於中和堂公
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
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
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
無言不疇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南行前集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
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
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處弟
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
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
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

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
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彊所為之文也時
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三十八



